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竹雲題跋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黃熙純

竹雲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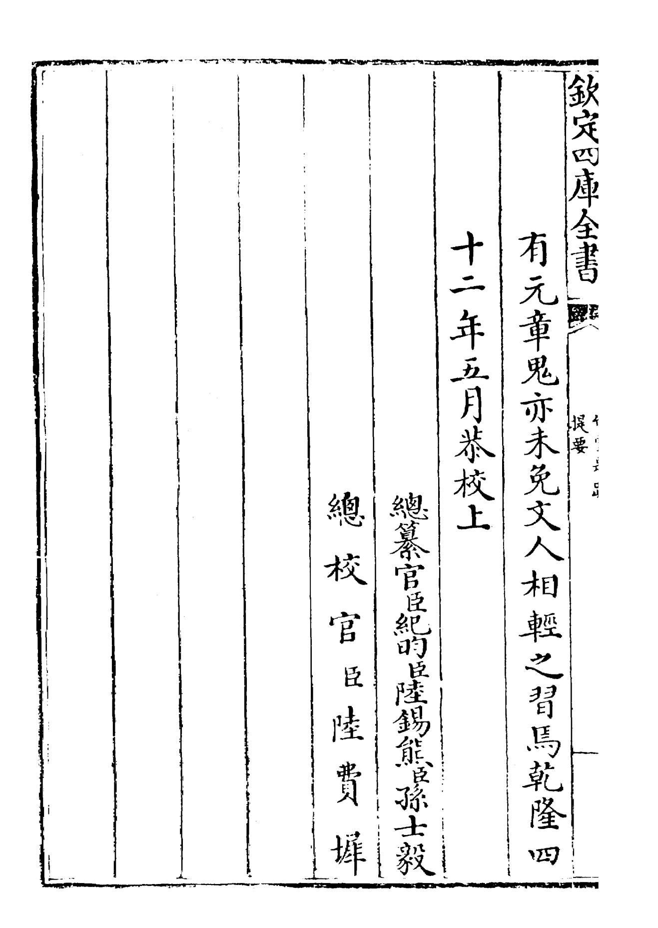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竹雲題跋四卷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别而於源流同異考証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為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

結銜與史異蘭亭序派别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偽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為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竇貫泉為竇臮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訛字靈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

明皇批荅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真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為集字偽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葉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諸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簠蔣衡而自稱脫



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竹雲題跋卷一

吏科給事中王澍撰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

為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奥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别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模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

隷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令石斷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隷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隷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即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子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

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氷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决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决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令此碑正仲容所模余稍

加收束今就吾尺幅取便裝册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証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

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駞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刓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

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糢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爲塼爲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

隸釋云題額有玄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為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毁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師從商丘宋蘭暉檢討𪗆頭得睹漫堂冢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遣書佐郭香察

書欵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葢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涖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涖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為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葢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當由處士岐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

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隷又皆漢碑所絶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女器隷書絶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隷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沈痛為本筆力沈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沈痛求之不能沈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為曹全者也女器

作書多以弱毫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說歐褚自隷來顔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令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黄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

鄭明德表仲長為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纍纍於是薦季直表遂為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為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没入内廷後復轉落人間為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没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為平生第一希遺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

去令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絶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㣲益更淡古益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為僞季直薦誤認僞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

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為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饋饟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即李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傕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表繇以侍中守司隷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為

資表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操丕兩朝繇未嘗為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表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畦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

有餘鍾繇隷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隷者歐陽公集古録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于摩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吳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

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刃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縻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鄱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黄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絶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隸為楷其書仍具隸法翫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

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歴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羡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於是改元大赦以明年為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足為炯戒矣書法銛厲奇崛於秦漢外別搆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為本漢隸黄長睿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為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為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

至闕中郭引伯以為牛鬼蛇神直斥為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為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搆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為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沈着痛快

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絶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蝘蟄起鬱屈騰踔一一縱横自然比於江瑶蝤蛑信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黄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顔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沈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㓜安秀勁故當是一格也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

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右軍楷跡第一貞觀十三年敕馮承素等勾摹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諸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清餘兩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荊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令尚在唐家其六世孫薊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大雲裏所得雲裏没其

予留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黄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稿免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

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數千年來千臨百模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濕鼓了乏高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為右軍可也

曹娥碑别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為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書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為証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褘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為兩派其一出於褚河

南是為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别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略已盡因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為一卷以示兒稲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顔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搨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樸村所藏的為真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不滯唐

文皇所為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定武為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既稱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黄鍾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黄鍾者細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為萬派之原河南

妙腕猶為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知孟陽樸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蓋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惝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為舊梅華十二為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爲三號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

方蔡如文輈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為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為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為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

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
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
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陽本遠甚今在
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搨數紙細玩筆意往往
時露趙法定爲吴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
得我心爲之拊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為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嵩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葢亦南宋佳刻的為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為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

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内臣見後有役夫作枕小石有刻
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有秋壑使廖瑩中
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
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
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寛字亦較為
清瘦豈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褘玉枕跋云河南始縮
為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為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
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為正余曩以油戕摹得

一本攜來京師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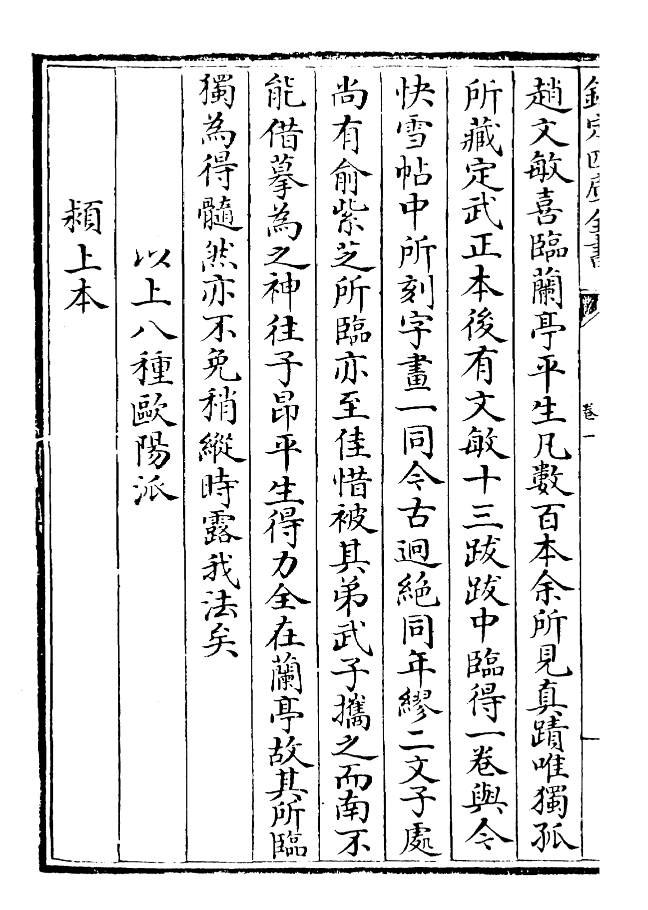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鬈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末由得見寳應喬分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懐同年所藏㑹字闕亭字嵳字不全葢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秃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令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迥絶同年繆二文子處尚有俞紫芝之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而南不能借摹為之神往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類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頴上董宗伯目頴上為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時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觀取去悵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閑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黄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摹遂搨數本亂真而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於海寧陳氏製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王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寧查

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
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宫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宫前有御書兩行
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此河南他本筆法不殊風神
又别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
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欵葢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别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摹倣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别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欵字大書又不稱臣决是自臨别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頗上特為沈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

之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界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
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黄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搨
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褉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
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毘陵董
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

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髙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豔發竒麗超絶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黄絹真蹟與此正同以余篤好之遂爲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笪在辛跋爲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鈎

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曾孫建侯攜來京師因從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鈎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葢即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

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傚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于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来省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腴中闕五字朗字月中闕兩小畫葢臨褚本亦游丞

相所藏百本之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欝岡帖中變化俶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為元章所臨故作竒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氷結所成非歐褚别成一格決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黄庭内景經正相似有

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尚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俗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轉轉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

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僧字上有𪅃異兩字乃𣶢𪅃朱異合縫疑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禊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頳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政想前良風流如覩心摹手追烏能已已

類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道古似定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别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令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宋淮海桑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柬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録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令柬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

詩得睹宋游丞相所刻全本近令戲鴻餘清諸刻不同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令俱進入内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決擇故耳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

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穉孫其好收之母為蕭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曁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穉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之為計太早獨計吾鬓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為兒早正恐余遲耳今穉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

尺輒端若繩他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為九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寸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黄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真本凡六卷一涿

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榮芭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者榮芭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浥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齋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刓然五字具全且拓法較善為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

墨跡無所不化唯懷仁所集聖教為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摹雖未能擬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為平生一快事也

往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義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

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裴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黄山谷以為不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寳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彞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寳是保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

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刓然比之他本則此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吏事荒怱因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髪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兹矣令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晦獨坐北牕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之一法也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為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為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為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況祖帖乎余所藏褚蘭亭雖之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

一間耳自當為諸本之冠

頳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為思古齋吐氣以為各本皆出其下乞為千古精鑒獨具謂是米南宫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宫得褚摹黃絹本裁為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為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為褚蹟無疑也人謂頳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罍其

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屺瞻先生為余言董說帖詭無實因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顏上令某餉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宫稱諸摹本轉折毫鋩備盡與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為所掩董思翁始為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於是世間傳本

漸少去年石林江大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精神迴别真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當即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若愛之遂從江大乞得而以新搨傳其後江大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佀字景仁藏蘭亭凡

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牋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葢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三卷失之而以韋輿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

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闕脱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隅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為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别是一石西溟以為即是其所

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
宋本合裝以為蘭亭勝觀

竹雲題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竹雲題跋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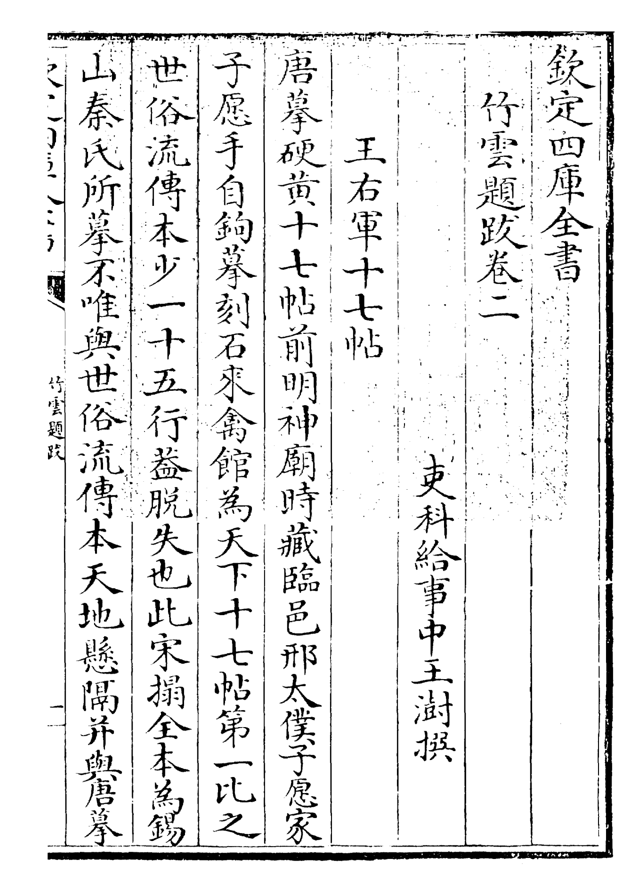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竹雲題跋卷二

吏科給事中王澍撰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鉤摹刻石來禽館為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為錫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

亦微不同如吳之為芝養之為羕不之為丕樓之為楼

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為最愛取恥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

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以為蜀郡太守書黄伯

思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

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益與周益

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

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吊唁語此卷唯有老婦疾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貽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為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為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籍者足成之遂為右軍烜奕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偽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若梟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

貌似然苟非匪人未有不一望立辨者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者但以此為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偽可一見而決何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合至於能縱合斯謂從心不踰右軍

亿不可為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

息益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舩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

為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為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黄詰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搨全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嘗為友朋臨之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也

唐僧懐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古良常王氏秘玩貍教序有明内府故物天下行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為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下令之少司寇司寇殁家業中落遂為吾友夏光禄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禄病持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百有二字剥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糢糊及裱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

右軍為書凌今轢古聖教一出劇跡咸聚仰配蘭亭有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罔有塵汚亦願寸靈默持此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劫即如僕身享此帖焉于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為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黄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誘宏

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為顯效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

熖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黄米諸巨手皆弗道乃獨宣和書譜黄長睿始為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為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葢至於今二三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剥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搨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搨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大徧覺法師碑玄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

家於洛隋季依髙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乗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勑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髙宗入御製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髙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内者淵渾肅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

刻無與匹者葢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内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懐仁集聖教以蘭亭為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悉以為凖故一一中規中矩為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欵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為集之為習正合定為懐仁自運竊謂懐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懐仁書兩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珷玞之於美玉不可同年

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折開者非出鉤摹必不能纎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如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葢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為宋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静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

藏鎧鍛宛然足為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珷玞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為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餘種以此為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旣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黄門侍

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閲隨事潤色蓋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勑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為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鉤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為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絶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

力遒雋為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捆萃極于天府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搨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引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過定武瘦不賸骨肥不賸肉和明肅括無美不臻為右

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譬猶髙曾之視子孫尊卑闊絶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氊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歸然猶在闗中天假院體一

語為千載留神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錘擊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為今日之定武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耳然蘭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聖教覆本了乏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搨聖教則唯賈人牟意重刻為衣食資既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趣頓置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

世者絶少但得舊搨便交相矜尚聖教宋本往往多在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爲重況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偽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啄者目爲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偽究不足據惟佛道崇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絶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爲初學者立法耳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别黑白正不俟研同索異始能識别也

往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末有聖教後記載有玄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手勑其序玄奘顛末與劉軻所撰大徧覺法師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録之已而又謂師淵若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聖教之後亦足為翰墨一竒師淵于是博搜徧考竭兩月移搨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又不暇以為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

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册攜之而南過淮隂程生蕚江劼江以為得未曽有遂為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氊蠟之法宋時最精往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鑒古香滿紙嘆為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曩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牋小華山人龍桂墨窮日之力氊搨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

較此搨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玄奘傳玄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於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玄奘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

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請爲塔銘叱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

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

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玄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彷懷仁例集右軍書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隂程生蕁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

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鉤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沈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

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裏鮮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欵子昂二欵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發興以孫氏所刻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聊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借觀寶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裏

鮓帖愛之深而學之篤如此既自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令字朱竹垞釋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句裏鮓味佳句令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當以語虞令句言裏鮓味致佳令以致君若復須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難當如忿斯難之難去聲當以語虞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乃如此若出令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卻曾訓别以油箋摹得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遯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槪全得禊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為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禊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

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郃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下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搨本在其家曾於京師暫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為桓温破姚襄是

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温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温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也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黄長睿亦以月儀為贋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真蹟者

固非以為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為靖耳

楊義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義字義和黄素黄庭真跡曩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欝岡帖康熙丙申

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裴曾青若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隷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思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為王羲之書黄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為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黄庭於世

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為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
為楊義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
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為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君手跡
楊書最工不令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郄法筆力
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
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間
曠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
古不今乃正得之定當為義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圜自

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董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羲和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真跡在余處時曾囑蔣生師瀶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真跡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 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夆山真君

真侶瘞尒　[illegible]

洪流前固畣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徵　厥土唯寧波蕩

相此胎禽　半表留

山之下仙家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羽　也乃　以玄黃

朱

上白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㬥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葢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叙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葢誤令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為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

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字之疎密益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為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没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

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証亦復互有同異令以出水所存字為凖其已經剥蝕轉相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葢其慎也文左行題名一行譔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欵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疎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証次為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𠁅左第一𠁅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𠁅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𠁅三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𠁅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𠁅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

兩截低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譔字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庋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卲資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仡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卲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庋本奚奪下有余仙鶴三字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于兹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迺以玄黄五字第三行部資政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録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庋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庋本誤又部資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字不全下部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其事今旌事篆

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令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庋本更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現存郘資政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郘資政張子厚本浮丘下闕二字言尔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録

浮丘著經下作迺徵前事我傳尓銘余欲無言尓其藏
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
爾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胎禽浮
丘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
字無丘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郈資
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
本作闕一字徵宜下郈張本俱有爾將何之解化六字
轂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厥土字現存轂耕錄

誤金山經庋本黴寘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迴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厥土唯寧上皆屬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髣髴事亦黴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令本上半黴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現存部資政作洪波誤扃石下部張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闕八

字金山經庋本作我欲無言爾也何明輟耕録作右割
荆門壓下華亭皆不足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
考今石本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郃張諸本之
皆誤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
字爲原石定位亦是臆説輟耕録以爰集作奚集乃筆
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
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
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舊第四行郃資政張子厚本

瘞爾下闕兩字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庋輟耕録諸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庋本作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力臣本止存真侶瘞尔四字耳尔字不全今本同

後款郘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隂真宰四字皆全則知郘張皆憑搨本流傳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

金山經度以仙作僊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於夆山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笑益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黄山谷以瘞鶴銘為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顔柳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唯僧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

鶴銘之句皆以此為右軍書唯黄長睿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己自稱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真逸乃顧況道

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為況以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艮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為天寶十一載況尚兒稚其號華陽子葢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為顧況者決非也

黄長睿斷然以此銘為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

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令曰真逸者蓋其别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之良仙去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馬子巖陶九成皆以長庚之說為然然余按前欵云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譔文之人不得

遽以為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譔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亦非宏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秪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為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别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迹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花直舉數百載聚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

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爲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麁頑刻時恐未能盡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汩石泐不免鋒穎頽秃非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黄山谷盛稱之于是鶴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見盎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其所矜尚盎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之亦逈非諸公之志況

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不如疑以傳疑猶為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已剥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寛綽具古隷鋒稜雖刓精光瑩著分雨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為書家冠冕殆過也黄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為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拙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卧即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使君拽致山上

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滄洲爲功於鶴銘甚大其爲害於鶴銘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毀以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屢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

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為絶觀

竹雲題跋卷二